



慈幼會總會長公函

《見證福音的徹底性》

我們被呼召要忠信地活出
鮑思高神父的宗徒計劃

「工作與節制」

慈幼會總會長公函

《見證福音的徹底性》

我們被呼召要忠信地活出
鮑思高神父的宗徒計劃

「工作與節制」

目錄

1. 召開 GC27

- 1.1 決定主題時所採取的步驟
- 1.2 主題的基本目的
- 1.3 實踐主題希望帶來的美果
- 1.4 其他任務

2. 全球化下的慈幼生活和使命

- 2.1 決文化的挑戰
- 2.2 教會的挑戰
- 2.3 機構的挑戰
- 2.4 個人的挑戰
- 2.5 青年人的挑戰

3. 在慈幼奉獻生活裡福音的徹底性

3.1 在奉獻生活裡福音的徹底性

- 聖召（憲 22 和 25；97 和 98）
- 靈性的經驗：基督的門徒和天主的找尋者
- 基督的門徒（憲 61 - 84）
- 天主的找尋者（憲 85 - 95）
- 兄弟友愛的生活：在兄弟友愛的團體裡（憲 49 - 59）
- 使命：派遣往青羊那裡（憲 26-48）

3.2 在慈幼會「工作與節制」內福音的徹底性

- 工作與節制
- 工作
- 節制

3.3 使主題具體的必須條件

- 要啟動的程序
- 要改變的心態
- 要改變的結構

4. 結論

5. 聖若望鮑思高禱文

羅馬，2012 年 4 月 8 日
復活隆重節日

親愛的會士：

我們剛完成了總部議會的全體會議，其中我們反思了下一屆全代會的主題和目的。作為一個議會，我們在團隊視察之前已經檢視了修會裡我們面對的挑戰；團隊的視察進一步提供了我們更多元素，幫助我們明白我們現時的實際處境。現在我們為全代會選擇的主題，就是為了幫助修會在這個歷史時刻，跟隨聖神指示的途徑，回應這些挑戰。

1. 召開 GC27

在這個慶祝基督復活的隆重節日裡，我很高興寫這封信給你們，參照會憲第 150 條，我想 **召開第 27 屆全會代表大會**。

大會的主題是「見證福音的徹底性」。這是一個重要場合，因為全代會《最能明顯表達出本會在多元中的合一》（憲 146）。我們強化這個團結，一齊反思如何《忠於福音、忠於會祖的神恩，並且敏銳地辨認出時代及環境的需求》（憲 146）。從這個時刻開始，我們把自己委託給復活基督的聖神，使祂能光照和陪伴我們，我們也委託給瑪利亞進教之佑，使她能做我們的教師和嚮導。

我邀請大家以修會生命裡一個新的和充滿預許的時期來看待這件事。自從梵二之後，修會採取了一個持續及深度靈性的牧民的更新，以回應天主的聖意，為教會提供更佳的服務，有動力地忠於鮑思高神父，滿足青年的需要和祈望。（參閱憲

146)。

下一個全代會將是修會歷史上的第 27 屆。舉行會議的場地是羅馬總部的「慈幼大堂」。全代會的開幕是在我們神恩的搖籃都靈，日期是 2014 年 2 月 22 日星期六。我們將去那裡呼吸我們“家的空氣”，去與鮑思高神父相遇，去吸收我們修會創始時的神恩泉源。有如我們以往的全代會一樣，我們會以一台在瑪利亞進教之佑大殿的共祭彌撒開始，同時探訪那些慈幼肇始的地方。我已委任了卓理達神父作為 GC27 的監督，他從此刻開始負起準備和慶祝的責任。

我們選擇的主題是關於見證福音的徹底性，我們可以在「**工作與節制**」這口號中找到它的表達方式，這也是鮑思高神父在生活與活動裡的一項實際應用，表達於「**與我靈取其餘**」之中。這個主題的目的是要幫助我們更加明瞭我們的神恩身份，使我們領悟到我們已被呼召，要忠信地活出鮑思高神父的宗徒計劃。我們在團隊視察中常提及這個主題，對我和總部議員來說，這是我們靈修的一項主要元素。這個徹底的風格其實代表著鮑思高神父內在的思想架構，它支持著他為拯救人靈而不倦地工作，並使修會昌盛發展。

因為這是一個廣大的題目，所以在 GC27 中我們想集中注意 4 個主要範疇：活於統一團結的恩寵中，活出慈幼奉獻 **聖召** 的喜樂，它是天主給我們的禮物，也是個人的生命計劃；有著 **靈性的經驗**，拾起耶穌的生命和行動方式，就是服從、神貧和貞潔，成為天主的追尋者；在我們生活和行動的團體裡建立 **兄弟的情誼**；為 **使命** 慷慨奉獻自己，與青年同行，為世界帶來希望。

1.1 決定主題時所採取的步驟

在選擇 GC27 的主題時，我們從各會省的生活開始。事實上，為預備團隊視察，各會省先做了一個評估，衡量它們實踐 GC26 的程度，同時亦提供了對將來的展望。它們亦找出近年來主要的成就、重要的挑戰、面對將來時可有的資源，以及它們所面對的困難。

這樣，團隊視察變成預備 GC27 的第一步，使我們認識在各種不同環境下修會的現況：它的強弱機危。

一個重覆而又明顯的主題，就是我們需要以更大的活力、可信性和效果來活出我們的慈幼生命，和為青年工作的使命，這一切都指向我們需要回到福音的徹底性，那是屬於我們的宗徒奉獻，以及鮑思高神父心愛的慈幼口號——「工作與節制」。同時，其他題目亦以不同的比重浮現出來，例如本地化、聖召、培育、教育牧民臨在的更新、青年牧民的再思、以及社會傳意。

在 2011 年六、七月間總部議會全體會議結束時，每一位議員都給我關於 GC27 的建議。出於不同的動機或不同的強調，最多人提及的建議是：對我們身份需要更大的信念（《我們是誰？》）、我們的活動（《我們在做甚麼？》）、我們的教育牧民方案（《我們提供甚麼？》）。總括一句，所有都是關於以徹底的方式來活出奉獻宗徒的聖召。

選擇主題的程序現已結束，我們在今年 3 月 26 日至 4 月 4 日舉行的總部議會特別會議中作了分享性的反思。選擇主題的結果最終便如上述所說般訂了出來。

1.2 主題的基本目的

GC27 的基本目的是為幫助每一會士和團體忠信地活出鮑思高神父的宗徒計劃；延續 GC26，GC27 是為進一步強化我們的神恩身份。這個目的明顯呈獻於會憲開始的條文：我們慈幼會士被召《以本會的方式過修道生活，實現會祖的使徒計劃》（憲 2）；並以此特殊的生活方式，《使徒的使命、友愛的團體及福音勸諭的實踐，都是我們奉獻生活不可分割的因素；在愛主愛人的同一行動中，把這些因素揉合成我們的生活》（憲 3）。

我們的培育守則（*Ratio fundamentalis institutionis et studiorum*）呈獻「我們的慈幼身份是培育的起點和目標」，把它綜合和突出某些基本的面貌。裡面這樣說：《在鮑思高神父及慈幼會會憲內，我們找到一些元素，定義了那「原創的生活和行動」（憲 10），聖神在教會中興起了那「特殊的修道生活方式」（憲 2），其中「我們找到我們成聖的途徑」（憲 2）》¹。這聖召是我們所有培育的基礎（參閱 憲 96）。

按照「培育守則」，我們聖召的基本表記是要使它成為「宗徒奉獻的一項計劃」，突出 5 種面貌，決定慈幼會士的輪廓：

- 由牧民愛德所啟發的青年的教育者和牧者（nn.30-32）；
- 團體裡負責任的成員（n.33）；
- 見證「福音的徹底性」（n.34）；
- 在鮑思高神父的精神和使命裡成為共融的策勵者（nn.35-36）；
- 教會的一部分，開放地對待不斷變化的事物，和接觸真正的現實（n.37）。

¹ FSDB, n.26

近期的全代會，不約而同地在幾方面有所發展，並且確認它們奠基性的基石。特別在 GC22 及 GC26 裡，處理了「宗徒奉獻的計劃」：前者擬定了會憲和會規確定的文本，後者旨在《強化我們的神恩身份，通過重溫鮑聖，在每一位會士心中喚醒「與我靈」的熱情》。² 在這兩屆的全代會中，我們找到了其他所有的元素來表現慈幼宗徒計劃：GC23 勾劃了慈幼會的面貌，就是青年的教育者和牧者；GC24 是在鮑思高神父的精神和使命裡，成為共融的策勵者；GC25 則成為團體內負責任的成員。

最後的一個特色：「教會的一部分....」不算是一個特別項目，而是慈幼會士生活和工作的一個背景。無論如何，每一個全代會都在教會和文化的背景裡舉行。

從這個簡單分析，我們產生了一個體會：慈幼會士的輪廓唯一未經全代會深入檢視的面貌，就是第三項：「見證『福音的徹底性』」。在過去，一個徹底的方式主要是指聽命、神貧和貞潔；現代奉獻生活的神學強調的卻是一個召叫，而非一個自主的選擇，它的基本在於天主，而它的根源是在主耶穌內。它關乎奉獻聖召的所有方面，包括兄弟生活和使命。生命的會規也提示我們，在天主及基督內的召叫，就是宣佈我們慈幼會士，《愛主在萬有之上，把我們整個交付給祂，我們所採取的生活方式，完全以福音的價值為基礎》（憲 60）。

明顯地，在個人和團體層面上見證徹底的福音價值，絕對不是次要的事，而是我們生命的一個基本尺度。為了這個緣故，我們發展「見證福音的徹底性」這個主題無疑是重要的，它超越地指示我們跟隨聽命、神貧及貞潔的基督，亦使我們緊記宗

² P. CHAVEZ, *Da mihi animas, cetera tolle*, in AGC 394, Rome 2006, p.8

徒奉獻的其他方面。

1.3 實踐主題希望帶來的美果

我們希望 GC27 的美果是使慈幼生命變得更為真摯，因而成為 **可見的、可信的和結出美果的**。只要它深邃地、充份地基於天主，把勇氣和信念植根於基督和祂的福音，強化它的神恩身份，這希望將是可能的。為了這個緣故，我們過去 6 年投入於重溫鮑聖，在每一位會士心中重新喚醒「與我靈取其餘」的熱情。我們忠信地活出鮑思高神父的宗徒計劃，換言之，活出我們的神恩身份，使我們變得更真摯。今日活出這個身份，他朝便會傾流出可見、可信和聖召的美果。

6 年前，在召開 GC26 的信中我這樣說：《我們慈幼會士今日經歷的，是一個 **可信性** 的危機，多於一個身份危機。我們正處於一個窒息的境況。我們似乎臣服於一個「現有制度」的暴政之下；我們不自覺地，亦非故意地抗拒改革。雖然我們肯定福音價值的效力，但我們亦發現它難以進入青年心中，我們本應是他們希望的記號，他們在安身立命時，竟認為信仰無關重要，這使我們大為震驚。我們覺得與他們的世界沒有共鳴，相隔遙遠，與他們的生命隔絕了。我們的標記、行動和言語不再有效，我們似乎不能影響他們的生命》。³

在同一封信內我繼續說：《生命的動力能夠引致見證和自我犧牲，甚至到達殉道的程度，但在它旁邊，慈幼生命亦未能免疫於「平庸的靈性生活的潛伏危險，漸次吸收中等階級的價值，

³ P. CHAVEZ, Da mihi animas, cetera tolle, in AGC 394, Rome 2006, pp.9-10.

以及消費者的心態」。⁴ 在鮑思高神父的精神遺囑裡他這樣說：《當舒適生活的記號在個人、房間和會院裡出現時，我們修會的沒落將要開始（.....）當我們對容易和舒適的嚮往日漸增加時，我們的虔敬修會將走上末路⁵》。⁶

如果我們相信自己的聖召，憑藉信念將它活出來，我們就會成為可信的。事實上我又這樣說：《聖召缺乏和聖召脆弱使我想到了我們當中有許多人，可能未有肯定我們的使命在社會、教育及福傳的功用；其他人可能以為我們投身工作的程度未如期望，因為我們未能成功更新和開始新的工作；有些人則覺得自己陷於不停的緊急情況中》。⁷

可見性 不是指我們要照顧自己的形象，而是展現我們聖召的美麗見證。如果我們以忠信和喜樂見證鮑思高神父的宗徒計劃，即慈幼的奉獻聖召的話，我們的生命，尤其是對青年來說，將變得有吸引力，我們將有 **花開繁茂** 的聖召數目。如果主耶穌成為我們生命中令人著迷的焦點，我們的聖召一定會十分吸引，我們應在這方面栽培自己成為聖召美麗的見證。

為了達到 GC27 的目標，我確信我們需要一個 **靈性和牧民的皈依**。新的環境、文化的挑戰，以及奉獻生活內在的困難，需要我們去找更新和成長的途徑，使我們的生命變成更有意義。面對我們目前生活的環境，我們需要改變我們的策略。真正決定性的是我們要活出奉獻者的身份，為天國服務。這也是

⁴ CIVCSVA, Starting afresh from Christ, n.12.

⁵ P. BRAIDO (ed), Don Bosco educatore, scritti e testimonianze, LAS, Rome 1997, pp.409, 437.

⁶ P. CHAVEZ, Da mihi animas, cetera tolle, in AGC 394, Rome 2006, p.10.

⁷ Ibidem.

天主給我們賦予意義的事，就是：以天主為生活的中心；肯認祂是唯一的、絕對的；祂召叫和邀請我們去跟隨祂的聖子，並在愛中獻出我們的生命；活出共融和友愛的預言；重新發現我們在青年中的使命，在 **最高的程度上** 與天主相遇。祂正不停的對我們說話。

我們要繼續深化及更多地 **認識鮑思高神父**：我們需要研究他、愛他、效法和呼求他（參閱 憲 21）。我們要以他作為生命的導師，以神子和門生的身份來吸收他的靈修；我們以他為修會創辦人，他指示我們忠於聖召的途徑；我們以他為教育者，他留給了我們預防教育法的寶貴遺產；我們以他為立法者，因為會憲直接來自他及其後的慈幼歷史，他提供了我們對福音的神恩閱讀，以及如何跟隨基督。⁸

我們需要將 **靈性和宗徒的熱火**，點燃每一位會士的心，幫助他完全的投身和奉獻，以「光榮天主及拯救人靈」激勵自己並統一自己的生命。這一點連同上一點，都是延續 GC26，它還需要我們全面地去實踐。

2015 年的來臨，就是鮑思高神父誕生的 200 周年，為修會來說，這是一個恩寵的時期，修會被召在各種環境中建造他的神恩，換言之，這就是我們會祖和慈父的精神和使命。這樣的慶祝將是 GC27 的一個目的。

可見性、可信性和多結美果，就是我們實踐和達到 GC27 基本目標所希望得到的果實，這一點我們必須知道。除了是美果外，我們這樣的行動可以使果子得到栽種和發展，這是 GC27

⁸ Cf. P. CHAVEZ, "But who do you say that I am?" (Mk 8, 28). Looking at Christ through the eyes of Don Bosco, in AGC 384, Rome 2003.

的第二層目的。

1.4 其他任務

除了審視主題外，GC27 還有其他特別的任務。其中第一項是選舉總會長和總部議會成員，任期是 2014 年至 2020 年，也會評估 GC25 和 GC26 中所作的要求，以及它帶來的改動。

第一個反思是幾個慈幼使命部門的組織和結構，尤其重要的是：青年牧民、傳教和社會傳意（參閱 GC26, 117, 118）。

其次是反思三個歐洲區域的組合（參閱 GC25, 124, 126, 129）；在決定重組西班牙的會省後，它在 GC27 後由六個會省改為兩個會省，這反思似乎更形重要。

還有一項需要反思的，就是在修改會憲後，要評估將慈幼大家庭委託給副總會長的決定（參閱 GC25, 133 和 GC26, 116）。

最後，「這些檢討使我們注意整個總部議會的結構」，GC27 需要評估修會的策勵結構和中央管治（參閱 GC26, 118）。

2. 全球化下的慈幼生活和使命

我們在會憲第三條裡發現更新修會的秘訣：《使徒的使命、友愛的團體及福音勸諭的實踐，都是我們奉獻生活不可分割的因素；在愛主愛人的同一行動中，這些因素揉合成我們的生活》。

慈幼使命並不同我們的工作和活動，它其實是表達我們拯救青年的熱誠，出於「與我靈取其餘」的熱情，它受滋養於一

項奧秘，其根源是「基督的心，祂是聖父的使徒」（憲 11）。

我們為青年執行鮑思高神父的使命的這個世界，不但是我們出現和行動的舞台，而且是一個我們在此回應青年的場地，通過他們和與他們一起回應天主。所以我們需要檢視一下，就算是簡概地檢視也好，看看我們今日生活的時代，世界各地所面對的全球性挑戰，體認這些挑戰也是一個機遇，因為它可以讓我們更新慈幼生活和使命。

2.1 文化的挑戰

無可置疑地，第一個挑戰是 **後現代主義**，這是西方的一個典型現象。它正面帶來的是關於人的尊嚴和幸福，但它亦帶來一些相反的價值。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不是到處都有，但在其影響之處，人們感受到它壓迫性的制約，它慢慢地操控了社會精英的思考方式和生活格調。很不幸地這的確在一些慈幼會士的心裡生根，影響他們的生活方式。

第二個挑戰是 **本地化**，還有增加中的 **文化相互間的互動心態**。全球化、上升中的移民情況以及文化的融合製造了相遇的可能，繼而產生了一種文化的清洗，和除掉欣賞差異的邀請。與此同時，這又可以引致多元文化主義的相對立場，沖淡了差異以及掃平不同的價值。它們也引致拒絕多元和不同，守護了特殊利益集團，甚至到達一個反對點，摒棄一切與他們不同的人。

第三個挑戰是 **世俗化**。《在耶穌內活出自己的信仰愈見困難，在這個社會及文化的氛圍中，信仰經常遇到挑戰和阻嚇〔……〕，印象是不相信才是明顯的自我，反而信仰需要一種

社會合法化，它既非明顯的，亦非理所當然的》。⁹ 這過程鼓勵人們自主的成熟和責任感的增長，但同樣真確的是，它使人變得含蓄，令人無法為天主騰出空間。世俗化的過程不斷增長，它已成為我們慈幼會士，不但是那些在發展國家中工作的會士，也是那些生活在富有宗教意識的國家裡的會士的真正危險。

2.2 教會的挑戰

目前的情況表示 **新福傳** 並非是一個選項，而是一個必須的責任。就算在已福音化多年的大洲裡，《信仰不可以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它必須盡其寬廣度及豐富性清晰地提議出來》。¹⁰ 我們所身處的境況是，許多人還未聽到福音，許多人需要知道福音，但傳遞信仰的鏈環在家庭、教會和社會中尚未破斷。這提醒我們，我們所用的語言出現了問題，它很多時是未被瞭解的。我們的話語，與今天的文化及社會環境是不適切的，這環境充滿著多元化的意識形態和對宗教的懷疑。

教會和奉獻生活「被減弱的希望所引誘」。¹¹ 這個奉獻生活的不安幾乎是自然產生的，因為它的主要任務是「肯定天主和永生的首要性」，但今日的文化氣候「卻似乎看不見天主的記號」。¹² 這個不安不只來自外來的因素，也不只是因為它與世俗的想法不合拍；它也來自內在的因素，其中一件是，奉獻生活不期然發現自己失落了在社會上的地位和角色，這地位和角色長久以來都給予它一種安全感和社會上的重要性。

⁹ JOHN PAUL II, *Ecclesia in Europa*, n.7.

¹⁰ JOHN PAUL II, *Ecclesia in America*, n.69.

¹¹ JOHN PAUL II, *Ecclesia in Europa*, n.7.

¹² JOHN PAUL II, *Vita consecrata*, n.85.

多元化可以變成 **相對主義**，給我們帶來更大的挑戰。為了合力建設一個不分種族、文化、語言和宗教的人類大家庭，我們需要鼓勵和維持文化間及宗教間的對話，但做這件事的時候，卻不要忽略見證救恩來自基督。為了這個緣故，我們要學習和教導如何摒棄《在它們內沒有真實和神聖的事》的想法，以及摒棄《不符合基督精神的做法，即因種族、膚色、生活條件或宗教的理由歧視或壓迫他人》。¹³

2.3 機構的挑戰

查看初步培育，我們看到在兩個基本範疇裡有著較大的弱點，即：**聖召的辨識**，和**個人的陪伴**。我們不知曉 **培育守則** 裡「準則和常模」。人們不清楚陪伴需要有計劃地進行，它的實施也就日久荒廢了。再加上培育階段的中斷和分裂，為上述兩項程序，以及為能夠成熟負起慈幼聖召和使命的個別會士的培育，都帶來了負面的作用。

另外，對修會關於牧民工作的指引缺少吸收，這也是明顯的，無論在傳教策勵、青年服務、社會傳意和聖召神職的場地裡，這都是一些方法，幫助我們明白和施行慈幼使命。

最後我們注意在修會裡有著一種 **指導和策勵** 的弱點。管治和策勵不常孕育心態的改變；它們沒有推動改革的程序，也沒有成功破解對改革的阻力：於個人接受責任和共負責任的任務等都沒有幫助。

¹³ JOHN PAUL II, *Ecclesia in America*, n.51.

2.4 個人的挑戰

在慈幼生命裡，我們不能不悲哀地指出 **一些缺失**：例如在作出牧民決策時的 **個人主義**、使用閒暇的方式、因重視個人安逸而妨礙了對使命的投身、還有一種 **活動主義**：只留下少許空間給靈性生活、正規讀書、經常學習，和給自己反省。會士不習慣 **自我培育**，有些更不覺得有此需要。

許多時，有些會士沒有真正感受到自己作為奉獻慈幼會士的 **聖召身份**，以至折衷了我們對聖召本身的認同。與其投身於自己的聖召，大家更感興趣的似乎是安於對己對人的現狀。心身離開了青少年世界的似乎日漸增多，再不以青年為我們生存的唯一理由。

最後和最重要的是慈幼會士的 **感性幅度**，這方面較少為人們所欣賞。情感、情緒和感性方面遭到疏忽或漠視；內在生活和感情的表達有缺陷，這是因為缺少適當的培訓和缺少有技巧的培育人員。這些都反映在我們的教育態度裡、在我們的牧民工作裡，特別是關於青年的愛的教育，照顧訂婚的男女，和關注已婚人士的家庭生活。

2.5 年青人的挑戰

最後 — 正如我在另一場合所寫的¹⁴ — 我似乎在修會裡看到一個相當令人憂慮的現象：我注意到有一種明知而不願意，以及一種清晰的不表同情，去學習、明瞭，以及欣然接受屬於

¹⁴ Cf. P. CHAVEZ, The inculturation of the Salesian charism, in AGC 411, Rome 2011.

今日年青人的表達方式，或至少是他們「壯觀」生活格式的集體經驗，¹⁵ 這通常展現於他們空閒的自由時間，以及差不多常處於社會制度的邊緣。

GC26 對此情況給了我們一些光照，當它論及新領域時它這樣說：《我們要明白那些在精神上和文化上貧苦無告的青少年的期望：他們失落了生命的意義，因家庭不穩而缺少關愛，因消費主義的心態而變得破碎和空虛，對宗教冷淡和漠不關心，因悲觀主義、倫理相對主義，以及死亡文化的散佈而失去動機。他們需要我們的關顧》。¹⁶

感性的孤獨不是唯一的一種，也不是今日年青人經歷的最普遍的貧窮。那一大群生活在發展中國家的，他們熟悉經濟的貧窮、家庭生活的不穩、種族的歧視、缺少教育和文化的機會、對工作缺少準備、第三者無恥的剝削、非法勞工、低陷的生活、沉溺於各種壞的嗜好以及社會陋習。

目下青年的混亂景像是如此荒漠悲涼，極須急切的轉化和給予同情（參閱 谷 6：34；8：2-3），更加不可缺少的是行動（參閱 谷 6：37；8：4-5）。像鮑思高神父一樣，我們要通過教育和預防措施和他們在一起。修會正投身於幫助他們找尋自己，以忍耐和信心陪伴他們建立健全人格，貢獻方法來使他們可以謀生；同時，亦貢獻一些適合他們的事，就是與天主的關係。

¹⁵ Cf. J. GONZALEZ-ANLEO – J.M. GONZALEZ-ANLEO, La juventud actual, Verbo Divino, Estella 2008, p.44. For a description of young peoples' life styles in western society consult the monograph De las 'tribus urbanas' a las culturas juveniles, in "Revista de estudios de Juventud" 64, 2004, pp.39-136.

¹⁶ GC26, n.98.

在我們所處的不同境況中重新創造慈幼神恩，光是適應青年的環境是不足夠的，我們更需要的是投資於青年，讓他們成為主角和可信的合作者，永不忘記他們是我們奉獻天主的理由和我們使命的對象。我們這樣做，必須活於他們的世界，講他們的語言，站在他們身旁，這不但因為我們受派遣到他們那裡，最重要的是要作他們旅途的伴侶。

3. 在慈幼奉獻生活裡見證福音的徹底性

在團體視察的時候，我們看見了修會生活裡許多 **正面的地方**。一般來說，會士們都意識到慈幼奉獻的身份，並反映出它的價值。再者，在不同的國家、地方和環境裡，修會所到之處都能良好地建樹它的神恩。在世界上有幾個地方，臨在和聖召的數目都有所增加，這實在令人鼓舞。近期兄弟友愛生活的正面經驗亦能保持正常。最重要的是，在 GC26 之後，每人都意識到更深入地認識鮑思高神父是慈幼生活更新不可或缺的元素。在一些區域裡，有些會省喜見事業擴張，開始了新的事業，增加了忠於鮑思高神父神恩的可見性。

除了上面的正面陳述外，我們也經歷了 **相當的困難**：修會的某些部分有會士老化的現象、聖召短缺和事業的複雜性令人難於達到所期待的更新；在其他方面，以青年為焦點來組織牧民活動成為了一種掙扎。為團體生活找尋必要的空間仍然是一個難題，為持續培育安排有效的程序亦遇到一些困難。偶然也見到對活出聖召欠缺積極熱誠，有些身為院長的會士在策勵上較為薄弱。

在整個修會裡，慈幼奉獻生活及使命在目前及將來所面對的

挑戰，令我們必須重新塑造 **新的慈幼會士的輪廓**。在今天，他須被召為：

- 一個 **奧秘的人**：在一個越來越感受到俗世主義挑戰的世界裡，我們需要《找一個對 **承認天主首要性** 的回應》，透過《完全奉獻自己》以及在《奉獻生命作為真正靈性崇拜的永久皈依》。¹⁷
- 一個 **先知**：《在今天這個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世界裡，我們要求那 **福音式兄弟友愛** 的見證》。我們的修道團體被召勇敢地活出以福音作為另類的生活方式，以及作為《不同價值的淨化和整合的引發劑，通過對各種分歧的修好》。¹⁸
- 一個 **僕人**：《新形式的貧窮和邊緣化的臨現，喚醒我們的創新能力，以便 **照顧那些最需要的人**》；¹⁹ 這種創新力印記了我們修會的誕生，亦將引致我們會省的重生，為那些貧苦的青年，以及那些因經濟、性別、種族或宗教而受到邊緣化的人。

這一切都需要我們改變心態和做法：開始一個真正的皈依，從一個封閉的心態進展到一個開放改革的心態，以希望和樂觀去面對將來。我們需要考慮一些策略。

¹⁷ JOHN PAUL II, *Ecclesia in Europa*, n.38.

¹⁸ Ibidem.

¹⁹ Ibidem.

3.1 在奉獻生活裡見證福音的徹底性

觀看教會及我們的修會，我們不能忽略「福音的徹底性」的呼召，它是一項緊急的需要，而且極為適應時代。我們由福音勸諭奉獻貞潔的例子開始：變童和性侵犯在近年已產生了大醜聞；²⁰ 雖然，這問題不只限於今日，但一如本篤十六世所說：《它模糊了福音之光，程度更甚於幾個世紀的教難迫害》。²¹

不單是奉獻貞潔引起了問題，事實上，與福音勸諭有關的神貧和聽命，都出現一些負面的境況。尤其是 **神貧** 的實踐，它是 GC26 的中心點之一（參閱 nn.79-97），在世界性的金融及經濟崩潰下，它變得更為迫切。作為修道人，我們不能把神貧減縮為小心運用資源，雖然這一點也是重要的，但事實上，神貧是要明白地活出一個福音價值，它是我們奉獻的基礎。在這方面，教宗本篤十六世強而有力地指出了當前經濟危機的道德根源。

在我初期《你是我的天主，只有在你內找到我的快樂》這封信裡，²² 我想為這個情形作一個認真的分析，我是受了一種奉獻生活的「自由模型」所激發，它特別中傷了 **聽命**。事實上，其中的一點可以被認為是目前困難情形的根由，那就是個人主義的問題，它有時藏於「私隱」權的背後，套用一句聖經的話，它常「涵蓋了一衆的罪惡」。這一切都與聽命的困難有不

²⁰ Cf. P. CHAVEZ, "I am the vine, you the branches"(Jn 15, 5a). The vocation to remain always united to Jesus to have life, in AGC 408, Rome 2010.

²¹ BENEDICT XVI, Pastoral Letter to the Catholics of Ireland, Rome 19 March 2010, n.4.

²² Cf. P. CHAVEZ, "You are my God, my happiness lies in you alone", in AGC 382, Rome 2003.

解之緣。事實上，我在信裡指出了這個連結：《出現了大量的個人主義，使聽命變得幾乎是不可能的》。²³

但是，在奉獻生活裡福音的徹底性不能只限於福音勸諭的實踐，它包括整個人，觸摸到人的主要元素，就是：跟隨基督和尋找天主、團體的兄弟友愛生活，以及使命。每一個範疇都灌注了聖召的魅力，被召表達福音的徹底性。

這個福音的徹底性是耶穌在整個先知牧職裡親自宣佈的，它最清晰而明顯的表達就是「山中聖訓」，他宣佈了真福八端，將世界的邏輯都倒轉了；還有其後他所說的，指出法律的內在方面，以及愛是最高的法律（參閱 瑪 5-7）。再者，耶穌講論跟隨祂的結果，與祂一起分享的生命並不是舒適的或事先計劃的，無論他去何處，都要將一切服屬於祂的國（參閱 路 9：57-62）。這時，福音的徹底性就像在陽光的普照下顯露出來。最重要的是，在祂首次宣佈苦難和回應伯多祿的反對之後，祂不但對門徒，也對整個群眾說：《那願意追隨我的人，就該捨棄自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我走。因為凡想救他自己生命的人，反而會喪失生命；但那為我和福音而奉獻生命的，必會獲得生命》（谷 8：34-35）。

聖召（憲 22 和 25；97 和 98）

作為修道人，我們慈幼會士在奉獻生活裡被召去跟隨見證這個福音的徹底性。事實上，見證福音的徹底性可應用於每一個耶穌的門徒身上，同樣真實的是我們被召在奉獻生活裡以實際

²³ P. CHAVEZ, "You are my God, my happiness lies in you alone", in AGC 382, Rome 2003, p.21.

的方式將它活出來。可惜的是，在我們的反省中，在我們的生活和行動中，實際參照天主的召叫的卻十分差勁。真正的事實是，不是我們選擇了聖召，而是天主給了我們聖召；我們只能認識它和歡迎它；見證福音的徹底性也是一樣，在成為投身和任務之前，它是一項恩賜與聖寵。

一個聖召不是出於個人的主動，因為它是一項特殊使命的召叫，它不由我們決定，而是出於那一位召叫者。我們在《馬爾谷福音》裡讀過，耶穌《召集想要揀選的人前來身邊，他們都來了。就這樣，他特選了十二個人。他和他們在一起，並計劃派他們去講道施教，還授予他們驅魔的權力》（谷 3：13-15）。

《若望福音》也肯定，作為門徒和宗徒不是個人的選擇，而是耶穌方面的選拔，是祂的召叫：《不是你們選了我，而是我揀選了你們》（若 15：16a）；而使命則是《你們要活在我的愛中》（若 15：9b）。只有這樣被召的人——才能得到圓滿的快樂：《我告訴你們這些，是為了把我的喜樂帶給你們，好讓你們的喜樂滿溢》（若 15：11）；成為親近他的人：《如果你們奉行我所交待的，就是我的朋友了》（若 15：14）；還要結出果實：《我指派你們去，好使你們結出永久的果實》（若 15：16b）。

這個聖召的人類學及神學及神學的幅度是叫人著迷的。有一個人定睛注視你，愛你和召叫你，你可以接受或拒絕他的建議。對個人的邀請你可以回答「是」或「否」。這一切都有最大的自由。我們可以說，交付自己的生命，自己唯一的生命，自己生命的一切，代表著人類知覺上最高的水平。在聖經裡，我們看到那些偉大的「天主的朋友」：亞巴郎、梅瑟、達味、厄利亞、先知們、若瑟、瑪利亞和宗徒們，他們放棄自己的計劃，讓天主導引他們的生命，使能與天主一同編寫救贖的歷史。然而，

並非所有被召的人都接受召叫，例如我們記得耶穌遇見那個富人，他問：《好老師！我該怎麼做才能得到永生呢？》；耶穌邀請他《你去把自己的財產變賣，施捨給貧窮的人，在天上你將得到財富，然後來跟隨我吧》（谷 10：17-22），他卻垂頭喪氣地走了。

在過去，我們常把修道聖召當作個人生命的單一事件。雖然在生命中發生了多次指示將來的召叫，基督徒的召叫更應被視為與天主不斷的對話，祂呼召而門徒回應。我們需要很大的自由來完全奉獻自己，把自己交付給所愛的人。明顯地，為能放下一切，把自己完全交給某人是需要很大的愛情。這並非偶然的事，用來描寫這種關係最通透的詞語是「盟約」。從這裡可以看到，我們不能說奉獻自己而不同時成為奧秘的人，充滿對主對人的熱情。

我們特殊的聖召就是慈幼奉獻生活，我們跟隨鮑思高神父的步伐來成為主耶穌的門徒和宗徒。會憲第三條綜合地描寫，我們的聖召是被召去跟隨聽命、貧窮和貞潔的基督，度團體裡兄弟友愛的生活，投身於使命，與天主交談及為兄弟們服務。這些就是在團體和個人生命的空間裡成為聖召的構成元素。在我們的生命裡，為 **靈修經驗、團體的兄弟友愛生活，以及使命**，需要有「平衡及和諧」的空間。

在我們聖召的特色中，「**統一團結的恩寵**」堪稱為一個基本的挑戰，我們要以決心來認真面對，否則將有變成分裂、消耗、活動主義、精神膚淺、簡概從事牧民工作、失去聖召意識，以及空虛的危險。為了這個緣故，我現在要論及我們宗徒奉獻的基本元素，它需以福音的徹底性活出，那就是：靈性的經驗、

兄弟友愛的生活，以及使命。

靈性的經驗：基督的門徒和天主的找尋者

我們不要奇怪，靈性經驗作為奉獻生活的基礎，以及使我們成為天主的找尋者和耶穌的門徒，它在聖神內是被形容為包含一切，具有統一能力和帶有動力的：

- **包含一切**，因為它把我們放置在天主之前，天主是充滿熱情、沒有對手、充盈一切的臨在。在奉獻我們自己給祂時是不容許半心半意的：因為《誰愛自己的父親或母親勝過愛我，他就不配是我的；誰若愛兒子或女兒勝過愛我，不配是我的；那不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我的，也不配是我的》（瑪 10：37-38）；
- **具有統一能力**，因為它集合生命的所有方面，圍繞著唯一重要和需要的，就是那絕對的那一位。這可以從耶穌回答瑪爾大的話中看到，她為了服侍祂而操心許多事，卻疏忽了重要的一件，反而瑪利卻發現了（路 10：41-42）；
- **帶有動力**，因為它給我們「一顆新的心和一種新的精神」。我們應做甚麼，應滿全甚麼法律，都不是在我們以外而是在我們之內。聖神成為我們生命的推動力，一如聖保祿所說：《因為神聖的律法，就是那在基督耶穌內使我們得生命的聖神，已把我們從罪惡死亡的法律中解救出來》（羅 8：2）。

這樣的靈性經驗才是修道生活的根源，它是有動力和有意義的，是屬於一個生活的祈禱、一個兄弟友愛的團體、一份宗徒

的熱誠、一項結美果的牧職。它從內轉化一個人的生命、一個團體的生命，產生人際關係和行為的新形式，產生新的祈禱和崇拜、一種典型的牧職，以及產生另類的文化模型，就是等候主來臨的記號和果實。

基督的門徒（憲 61-84）

修道聖召一經接納，自己便完全交付給天主，祂祝聖我們，將我們獻給祂自己。事實上，奉獻生活的途徑始於天主的愛，祂定睛注視我們、愛我們、召叫我們、帶領我們、引領我們到愛那裡，它是在天主內到達圓滿生命的穩妥之路。整個奉獻生活帶上了愛的記號，需要活於愛的表徵之下，帶著信心和樂觀，就算在考驗和困難中也一樣快樂地生活，全因愛是生命的動力。由此流出奉獻生活的平靜、光輝和豐碩的果實，也因著這些面貌使它變得有吸引力。

因此，奉獻使我們成為無條件交付給天主的人，使我們成為「耶穌生活和行動方式活生生的紀念」— 如祂一樣聽命、貧窮和貞潔，²⁴ 作為修道人，把我們轉化為天主愛人的記號和旗幟。事實上，這是我們能作也應作的第一個貢獻。可惜這一點沒有讓人承認，一個減省性的人類學模型貶抑生命中的宗教幅度，把生命建基於短暫的計劃，例如科學、科技和經濟的神話，使人幻覺它們的進步是無限的，把生命貶降為現世的內在物，沒有確定昇華的水平線，以為萬事一死了之，隨著死亡而消逝。對著一個聚焦於效率和生產、經濟和講求舒適的世界，修道人要作的便是呈獻自己作為 **天主的記號**，祂恩寵和愛的記號。

²⁴ Cf. JOHN PAUL II, *Vita consecrata*, n.22.

耶穌帶給我們的是天主和祂的愛。這就是福音！天主是我們給人類的第一份貢獻，是偉大的希望。這是我們第一個預言。

與希望做慈幼會士的年青人談話時，我肯定他們在奉獻生活裡找尋答案，以解答他們的三大願望：對靈性深切的渴求，雖然並不同經驗到耶穌基督的天主；一個共融的生活，一個深切的人際關係，家庭的精神，這雖然不常連繫於團體，尤其當團體未能突出它的歡迎時；最後是一個為貧窮和有需要的人的決定性的投身，雖然他們未準備好確定地付出自己，這是易於了解的，因為他們所生活的文化的特色是短期而非長久的投身。這將是培育工作要擔當的角色，提供方法將年青奉獻者認為敏感的價值提升到成熟的階段，還要幫助他們承認和接受他們覺得困難的一方面。

跟隨和效法耶穌基督的聖召，意味著日漸使自己成為祂的模型，真正變成「祂行動方式的活生生的紀念，如他一樣聽命、貧窮和貞潔」。

的確，這樣集中於天主和為別人付出自己是明顯「反文化的」，與人們給予經濟和物質主義的絕對價值，享樂主義和對身體的崇拜，個人主義和各種權威主義截然相反。我們現在生活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的環境不欣賞福音勸諭；事實上它們被認為是非人的，有份製造低等的人，是我們應該擺脫的事。舉例來說，聽命是攻擊人權：即自由作自己的決定，自主和自我滿全。貞潔則被認為是剝奪了婚姻生活的益處：放棄擁有一個在順逆境中可以依賴的人，一個分享喜樂與憂愁的人，分享成功和分擔考驗的人；放棄成為父親及擁有孩子的可能性；放棄婚姻生活的歡樂，配偶給予彼此的身體上的愉悅，卻並不明顯地

將一切降到肉體的快樂；放棄溫柔、一般的親蜜，知道有人靠近你，分享目光的喜悅，對某人說「你在這裡真好」。在舒適和經濟掛帥的世界裡，貧窮更不受人欣賞。它被視為要克勝的罪惡，是要人擺脫的事，用以爭取完全的獨立，就是不倚靠任何人，重要的是生存就要擁有，不缺少任何東西，追求寫意的消費文化的生活方式，卻使我們對窮人無動於中，不能服務最需要的人。

這種越來越普遍的想法使福音的生活毫不吸引，它能滲透奉獻人士的心，使個人生命受到誘惑。要堅守發願入會時公開獻給天主的盟約越來越困難。

為使生活方式不致太理想化，我們要強調聖願並不是棄絕一些價值。它們回應構害人類生命的三大力量，一如若望一書裡巧妙地所非議的：《要是人愛這世界，父的愛便不在這人內了。因為這世界的東西，不論是肉體的欲望，或眼目的貪欲，或財勢虛榮，都不是來自父，而是來自世俗》（若 2：15b-16）。

耶穌在自己的身上開始了另一個全然人性的生活方式，完全獻給天主及世人。為使這件事變成可能，只有在生命裡承認天主是絕對的一位，將祂的聖意成為我們生命的計劃，大方奉獻自己與祂合作，這樣實踐祂救贖人類的計劃：不受任何事或任何人的束縛，使我們成為衆人之僕。正因為這不是非人生活，而且相當具有神恩的生活，是聖神行動的果實，祂準備一個人度這種福音的生活，它需要人性方面的適合，本性與所受教育的結合，以及因培育過程的工作所達致的成熟。

另一方面，福音勸諭的徹底性不但是教會的一個傳統，它也可以在聖經啓示裡找到。我所指的特別是關於聽命，在聖經裡

由舊約開始，它與信徒關於信德的基本態度結合。在聖經裡，真摯的信徒是徹底地聽命的；我們可以想到亞巴郎、達味、梅瑟和先知們。我們甚至可以說在他們的眼中，貧窮和貞潔還未顯出是價值。無論如何，這不是特殊人物的問題，因為以色列的經驗被形容為：一個為奴的民族得到解放，成為一個神聖的百姓，因為他們真正知道自由侍奉天主的快樂。

這種舊約的看法完滿地重新成形於耶穌天主子的服從聽命。《致希伯來人書》及《斐理伯書》都突出一件事實，即信徒因他的本性和定義都是服從的。我可以說，新時代的基督學最迷人的特色是重新恢復耶穌的自由，這自由只可從祂對父的徹底聽命而得到解釋。聽命代表天主子態度的 **最高程度**。這對我來說，略有助於克服今日世俗對聽命的偏見。聖經的景象幫助我們明白「屈服自己」和「聽命」行為的分別，「屈服自己」暗示一種僕役的心態，不符合人性，「聽命」的行為在聖經裡植根於聆聽的行為。實際上，善於聆聽的人正是那接受所聽到的那一個；所以沒有真正的聆聽不是陪同聽命的。

只有明瞭這個才使 **活出福音價值** 成為可能、快樂和結果實的，才使我們越來越活出耶穌的生活方式 — 聽命、貧窮和貞潔，成為祂的門徒。只有日益效法基督才是 **追隨基督**。

天主的找尋者（憲 85-95）

男修會總會長聯會及女修會總會長聯會在 2010 年 11 月 26 日於梵帝岡《格肋孟禮堂開會，當時教宗本篤十六世在談話中對我們說：「你們上兩次的聚會都專注於反省歐洲奉獻生活的將來。這表示你們對聖召本身的意義進行了反思，它首先帶領我

們尋找天主：你們按自己的聖召是天主的找尋者。你們用了生命裡最佳的精力來作這項研究。你們從次要方面進展到主要方面，再進展到真正重要的方面，就是找尋天主，定睛注視祂，有如初期的隱修士一樣，培養了一個末世的方向：在臨時性的背後找尋那留下的，那不會逝去的（參閱巴黎巴爾納迪學院的演講，2008年9月12日）。在祂給你們的會士兄弟或會士姊妹中尋找天主，你與他們分享同一的生命和使命。你被派遣到他們那裡，在我們這時代裡的男人和女人中去尋找祂，用你的生命和你的言詞向他們呈獻福音的禮物。特別在窮人之中找祂，福音是首先向他們宣佈的（參閱 路 4:18）。在教會內找祂，上主使自己臨在那裡，尤其在聖體聖事和其他聖事內，以及在祂的聖言內，它是找尋天主的主要道路。它介紹我們與祂談話，祂把自己的真正容貌顯示給我們。願你們常是天主積極的找尋者和見證者！》。

然後他立即加上以下的說話：《奉獻生活深入的更新始於以天主聖言為中心，更實際的說，始於福音，它是你們的最高規則，一如梵二在它的聖諭裡所說的（參閱 n.2），以及你們的會祖所透徹明瞭的：奉獻生活有如一株植物的枝條，它的根栽植在福音上。在你們機構的歷史裡，決心活出基督的訊息，以及按照它塑造你們自己的生命，這是識別聖召的基本準則，也是你們個人和團體的準則。每日活出福音提供了元素，給予奉獻生活以吸引力和美麗。作為一個可靠的另類，把你們呈獻給世界。今天的社會需要這樣，教會也期望你是這樣：就是成為一本生活的福音》。

奉獻人士以成聖作為他們生命的主要任務。這於我們修會也

是如此，在慈幼會創會的會議紀錄中已清楚肯定了。²⁵ 絕非偶然的，我們生命規則在完成第一部分，即緊隨發願的經文之後，首先確定地說：《許多會士圓滿地實踐會憲所標舉的福音理想，有的已渡過人生旅程，有的還和我們在一起，他們在成聖的路上，不斷地鼓勵我們，扶助我們》，然後《我們在奉行本會使命時達成聖德；這聖德使人體驗到「真福」精神的卓越價值；這聖德也是我們所能給予青少年最美好的禮物》(憲 25)。

韋基神父在他的公函「聖父祝聖我們和派遣我們」裡這樣說：《人們看奉獻人士是天主經驗的專家。這種經驗起源於他們的聖召。他們的生命計劃和他們所做的一切都趨向栽培它和孕育它。另一方面，所有基督徒都想有一份天主的經驗，但他們只能間歇地注意它，在不大有利的境況下找尋它，所以他們有可能完全疏忽它。那些奉獻人士貢獻自己作為親切的受託人，受託於正在找尋天主的世人。為那些已是基督徒的，他們與之在一起，為他們提供一種新的宗教經驗；為那些非信徒的，竭力幫助他們找尋天主。

今時今日，這種服務已日趨普遍和漸漸被人接受，修道院為那些想避靜和默思的人而開放。另一方面，亦為青年人提供類似的服務。生命裡有一條放諸四海而皆準的規律：世上沒有一種價值可以在社會上存在，除非有一群人全情投入地去推動它。沒有醫護人員和醫院的組織，病人不可能有良好的健康；

²⁵ "The gathered group then decided to form a society or congregation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the glory of God and the salvation of souls, especially of those most in need of instruction and education, while providing the members with mutual help towards their own sanctification" *from the Minutes of the Act of Founding of the Salesian Congregation*, Turin, 18 December 1859. Critical text by the Salesian Historical Institute, translation by Fr A. Lenti.

沒有藝術家和有關機構，人民的藝術感將會衰落。對天主的感覺也是一樣：修道人，不論是否默觀者，可以形成一群奧秘的人，幫助那些在天主的光照下和經驗到天主的人解釋人生的道理。

這規律可應用於所有修道生活的主要目的上。因此，會祖將對天主的感覺放在修會一切特色和活動之上。不論是信徒或非信徒，都視平庸的修道人為一種殘缺，如果這個幅度消失不見了，修道人自己則會感到一種不能填滿的空虛》。²⁶

對天主的絕對性作出肯定，需要我們作一個先知性的躍進：就是確立修道生活今天的任務，這是我們給兄弟姊妹們的最佳服務，因為只有信、望和愛能具有最大的力量，克服平庸和驅走我們文化中的腐朽，今天的文化已受到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相對主義、虛無主義和各種唯心論的分裂。

在過去，修道生活的危險在於沒有扎根於世界和歷史裡，只是集中於提醒人們關於超昇的角色；今天，它的危險在於耽於現世的事物，忘記了其他的幅度。這事的發生是當我們認為救贖是我們的工作，當我們順從普羅米修斯的誘惑(譯者註：普羅米修斯是希臘眾神中偷火種傳給人類的一位天神)，而崇拜活動主義。修道生活失卻了它生存的目的、忘記了自己的使命，轉成了俗世主義中一個矛盾的形式。我們以為我們所做的適切於社會，這樣反而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剝奪了世界從我們身上所有的希望。

這說是為什麼我們要小心在個人和團體的層面上栽培自己

²⁶ J. VECCHI, *The Father consecrates us and sends us*, in AGC 365, Rome 1998, p.25.

的靈性生活。無疑地，我們需要克勝一種靈性生活的觀念，就是獨立於世界生活以外，或站在世界生活的邊緣。我們需要更重視祈禱的經驗，改善團體生活的質素，專業地及準備充足地做好我們福傳的服務，使能在流行價值面前，成為先知性的記號，以及成為天主的愛的無可抗辯的見證。

兄弟友愛的生活：在兄弟友友愛的團體裡 (憲 49-59)

在個人主義的社會裡，在自私盛行的文化裡，在孤獨增加的家庭裡，溝通是一個基本的需要。在今天來說，由於手機的應用，和其他傳意的形式，如 *youtube, facebook, twitter* 等等傳意工具的幫助和鼓勵，我們可以說溝通是容易了；但在另一方面，人們在虛擬世界裡卻遇到障礙。的確，一個人可以在世界任何角落和在同一時間裡接觸許多人，但使用這些溝通渠道並不保證有共融，因為這是個人連繫與真正關係的結果，人需要被人認可、承認和尊重其個別性，需接受自己和別人的不足和有限性，以及努力與人一起生活和分享。這些元素都是家庭和團體經驗的基礎。

為我們慈幼會士來說，團體生活是我們修道選擇的重要因素，「一起生活和工作」是一個基本的要求，它保證我們穩妥地滿全我們的聖召（參閱 憲 49）。如果沒有公共生活和分享使命所實現的共融，我們不能想像這是怎樣的慈幼修道生活。兄弟友愛的需要，出於我們都是同一慈父的神子，以及基督奧體的一部份；修道生活創造一個真正的家庭，裡面的成員分享同一信仰和同一生命計劃。從典型的慈幼立場說，我們要像鮑思高

神父所願意和生活過的一樣，被召去創造和活出家庭精神。

有如修道生活的其他方面，我們在這裡也能找到一些危險，例如，所組織的關係純屬功能性、階級性或錯誤的民主性。其實，我們的關係應是兄弟般的友愛，彼此相愛，以致到達分享一切的程度。這個準則幫我們看到，當團體是以共融去滋養和引致共融的時候，團體的意義才真正被明白和活出來。一個團體若沒有共融，這意味著它也沒有接受、欣賞和尊敬、互助和互愛，團體就變成一組人，雖然各有位置，但卻是隔離孤獨的。另一方面，有共融而沒有團體是一種自私的生活，並且是一項矛盾，因為它是一種隱晦的個人主義。

今天修道人要獻出很大的努力才能創建團體，在團體裡每一個成員的精神幅度、人性質素和宗徒投身都表示生活真正的良好、美麗和快樂。換言之，沒有人性的幅度、精神生活的質素和宗徒投身，我們也不會有真正的兄弟友愛。

還有，當在俗人士在修會內的臨在增加之際，他們形成了大多數，他們不但是僱員或共同工作者，也是共同負責者，甚至是我們事業的總監或總幹事，因此團體更需要共融的生活，使這共融像同心圓一樣散播出去，遍及這些共負責任者、共同工作者，以及所有接近我們團體的人身上。

關於今日的修道生活，我們要指出另一樣不應掉以輕心的事：就是團體裡多元文化的性質，因社會越來越包含多種的文化。若構成團體的人有不同的年齡、背景、語言、文化、培育和傳統，但他們以信、望和愛團結在一起，這樣的見證蘊含著真正的價值，尤其當仇外主義的誘惑愈見強烈的時候。再者，修道團體是我們對世界的一個大貢獻，這世界遭到了分裂，原

因是社會的不公義、種族之間的衝突、和某些社會、文化和經濟的模型破壞了團結，危害了兄弟友愛。我們見證了天主是團體，天主是愛。這真的是好消息！我們被召去作出貢獻，使世界更人道。

當我們看著福音勸諭發願入會時，我們可以承認一個高質素的團體生活大大的幫助我們遵守聖願。事實上，它幫助我們能開放於聽命的要求；它使我們意識到清醒節約和分享財物的價值；它鞏固我們貞潔生活的獻身和愛的奉獻，並幫助我們忠貞不渝，保護我們免於感性上的退步和免於其他負面的經驗（參閱 憲 83）。

透過深切地更新我們團體的兄弟友愛生活，也會更新我們的修道和慈幼生活。這裡特別重要的是 院長 的策勵和管治風格，就是他精神領導的權威角色，透過一個生動和聰明方式的團體策勵，以及專注的個人陪同，去幫助會士的聖召旅程；一個能建造團結的權威，它能創造家庭氣氛、孕育兄弟般的分享和共負責任；一個能夠指引所有人的牧民權威，把一切活動和資源導向教育牧民的目標，這就是我們使命的特色；以及一個能夠當機立斷和確保實踐的權威。

使命：派遣注青丰那裡（憲 26-28）

在所有的修會裡，兄弟友愛的生活並非有著同樣的重要性，也不是以同樣的方式來實踐，雖然我們已經看過，修道生活的本質是要聚集在一起，因而亦創造了兄弟友愛，但每一個人人都承認使命是修道生活辨認的元素，這不會有例外，因為修道的使命乃是參與教會的使命，而教會的使命則是延續天主的使

命。《他召集想要揀選的人前來身邊，他們都來了。就這樣，他特選了十二個人。他和他們在一起，並計劃派遣他們去講道施教；還授予他們驅魔的權力》(谷 3：13-15)。²⁷ 的確，在世界的目光裡，是使命使修道生活適切和有效。

然而，有需要分清楚使命和修會的特別宗旨。使命不在於做事情，而主要是在於做天主在世上愛的記號。在另一方面，修會的特別宗旨反映身份，特別為宗徒奉獻生活，連帶修道人在人性生命裡各個範疇中所施行的牧民及推廣的活動。“是所是”不同於“做所做”；雖然活動乃「所是」的結果和清晰表達。

事實上，使命在歷史上的表達不外乎天主將拯救世人的愛明示於父派遣子，以及子透過聖神之恩給予宗徒的使命。被派遣的意識叫我們防範自己想操控使命的誘惑，意思就是想操控它的内容、它的方法，經營它而非服務於它。

我們不能宣佈自己和我們自己的計劃，因為我們宣佈的是另一位。我們的任務是實現天主的救恩，做祂的見證。這使命需要我們整個生命的投入，擺脫一些並非想像出來的危險，那就是純粹功能的方式、活動主義和自我中心。

若望福音以無可比擬的方式表達了在聖子的使命裡天主的愛，耶穌在見過尼苛德摩以後這樣說：《因為天主派遣聖子來世上，不是為定這世界的罪，而是要世界因他而得救恩》(若 3：17)。《馬爾谷福音》結束這一段有關宗徒們對權力的熱烈辯論，耶穌清楚地解釋了他的人性生命：《人子不是來受人服務，而是

²⁷ Cf. P. CHAVEZ, *Spirituality and mission*, in AGC 410, Rome 2011.

來服務人的，並且犧牲他的性命，為眾人作贖罪。》(谷 10：45)。

這就是耶穌的使命，也是奉獻者的使命。這是福音，這是好消息，我們被召去宣佈和給世界以希望。這就是為何奉獻生活在今天世界裡仍然有一個將來！無疑地我們的明天會一日一日減少，但我們肯定需要比昨天活得更有意義。

有時我們可能被派遣到一個不符我們期望的團體去執行使命，或者被派遣去一個地方，那裡要我們服務的人不關心我們是誰，也不關心我們要做什麼。這個時候我們就有機會對我們的使命的意義，達致一個更成熟的看法，簡單地說，我們要面對一些問題，幫助我們去淨化和去提升我們的意向，到達一個不只是社會性，而是神學性的水平：《我是誰？誰派遣我？我被派遣的對象是誰？我應做什麼？》。然後我意識到所關乎的是我的生命，也是他們的生命。

但願在這個時刻我能夠明白，我是一個奉獻給天主的人，以及發願為青年的人，是祂派遣了我，他們是託付給我的，我的使命就是要使自己成為他們旅途的伴侶，幫助他們使自己的生命有意義，作出生命的抉擇。我就是如此找到理由和力量為他們付出我的生命：《我完全自由地將自己整個的奉獻給你，並且許諾：為那些你派遣我去服務的人，尤其貧苦的青少年，貢獻我的精力》(憲 24)。要做到這樣只需要一件很簡單的事，就是：打開自己的心扉，慢慢賺取、塑造和指引他們的心轉向基督，令他們明白祂是唯一能夠把意義和快樂充滿生命的人。

我們會覺得日子不夠長，於是用少一點時間花在看電視或其

他的「嗜好」上，騰出更多時間為他們：歡迎他們、聆聽他們和指導他們。那時候我們會更明白他們的世界，我們將他們的感受看成是我們的，更明白他們的困難、他們的懷疑、他們的動機、他們的恐懼、他們的期望、他們的需要，使他們能學習聆聽自己、接受自己，為自己作決定，簡言之，不只是負面或反動，而是依靠自己所信任的事採取正面的行動。

在宗徒使命內福音的徹底性是有意義的、臨現的，以及可以用牧民愛德的成長來量度的，就像鮑思高神父一樣：《為你們我求學，為你們工作，為你們活著，也樂意為你們捨掉生命》。²⁸ 這個徹底的態度使我們願意聽從使命呼召我們去的地方，就算在那裡找不到物質的享受、機會，和我們相熟的人的圈子。

3.2 在慈幼會「工作與節制」內福音的徹底性

來到這處我們問自己一個問題：如果奉獻生活是教會的靈魂，代表著這個社會的一項人力資源和救治，那麼怎麼樣的奉獻生活對今天世界是有需要和有意義的呢？答案只可以是一個**奧秘性的、先知性的和僕役性的修道生活**，在個人和團體的層面都帶有福音的徹底性，一個充滿人性和靈性的生活，是人類希望的來源。我們的修會的每一個慈幼會士也被召遵循這條途徑，按著自己的身份，尋找方法來表達如何能成為一個奧秘者、一個先知和一個僕人。

奉獻生活在教會及世界上有一個特殊的先知角色。最重要的是奉獻生活本身就已是一項預言，它所達致的程度是見證絕對

²⁸ DON RUFFINO, *Cronaca dell'Oratorio*, ASC 110, Quaderno 5, p.10.

的天主和福音價值。在這個標誌著俗世主義、宗教上模稜兩可，以及無神主義的社會裡，它比以前更反潮流。福音價值先知性地拒絕偶像，因為這偶像是世俗造出來給人崇拜的。還有，奉獻生活總會挑戰那些人——尤其是年青人——他們目光如豆，只會帶著沒有結果、沒有將來的唯心論注視著現實的世界。

為了這個緣故，當人以愉快的感恩圓滿活出修道生活的時候，它成為最終現實的一項預言、整個造化最終命運的預言、歷史和宇宙的預言。問題是這樣的預言在今天更為需要，因為我們在這後現代的時期，正突出了人類希望的失落和理想的缺少，人類被貶降到實際主義的地獄，過份效率化和純粹講求功能方式的地獄，這裡見不到信、望或愛。

奉獻生活是一個先知性的記號，它使**天主愛的首要性**成為可見和可信，並且為之作證，帶著強烈的共融和兄弟友愛的意識，為世界的窮人和被遺棄者服務，因為他們是社會悲情的反映，也模糊了天主愛的臨在。我們知道和肯定《沒有信仰、沒有愛的眼睛，這個世界太壞來讓天主稱善，太壞來讓一個好天主存在》。²⁹

天主愛的首要性使奉獻者不會被誘去只做一件工作和做一個完美主義者。他不工作，因為他**應**達到那抽象的、或在他控制之內的完美。他每日努力的工作是他**回應**那無限超出他活動和努力的方式。因為受到那不斷的、無條件的愛，他大方地回應。所以，徹底性常是追隨的表達。《去，變賣一切》的話所發生的環境和對白，是始於一個愛的目光（《定睛看他和喜歡他》），而結束於一個分享及在一起的邀請（《跟隨我》）（參閱 谷

²⁹ B. LONERGAN, *Metodo in teologia*, Sigueme, Salamanca 1988, p.118.

10：21)。

作為奉獻人士，我們生命計劃的核心，不是成全和徹底，而是作為一個愛的《記號和旗幟》，這愛先於我們的回應，永遠使我們著迷，永遠是我們承諾的基礎（參閱 憲 2）。如要判別「只做自己的責任」抑或是 **全心的追隨**，最穩妥的方法是看有沒有喜樂。它也是評估工作與節制的方式。一個憂愁和嚴苛的生活方式和態度，破壞了面上的平靜和熄滅了微笑，這是需要審視的病徵。這對一個團體的「面容」也有深刻的效果：一個快樂的團體是聖召「健康」的表記，使它有「吸引力」和常表歡迎。

工作與節制

GC27 緊接 GC26，它們的關係可以透過一個慈幼的「偶像象徵」來形容，就是：**十鑽人物的奇夢**。這個夢也曾用於 GC25，用來研究慈幼團體的主題。到了 GC26，它的意向是「從鮑思高神父重新開始，為的是以神恩身份和宗徒熱誠喚醒每一個會士的心」，它 **默觀** 了這個人物的外竪，尤其是從前面看，就是說，透過三顆「特別大和特別光亮」的鑽石來見證天主：信、望和牧民愛德。我論及的是 GC26 五個關鍵題目，事實上它只是關於《一個主題，就是：鮑思高神父的精神和宗徒生命的計劃》³⁰ 這是他超越生命所孕育和帶出來的。

我們不要忘記那外竪分兩部分，胸前的三顆鑽石是指慈幼奧秘，集中於「與我靈」，那是關於牧民愛德，伴以其他兩樣超性德行。在背後的五顆鑽石構成慈幼靈修 (*asceticism* 或譯苦

³⁰ GC26, Presentation, p.10.

修、修行)。工作與節制的兩顆鑽石，清楚地放在肩膀上承起整件外氅，並像鉸鏈一樣連接奧秘和靈修兩方面，透過它們演繹在日常生活裡》。³¹

在呈獻這個夢時，韋甘諾神父這樣說：《鮑思高神父認為〔這夢的內容〕是我們慈幼聖召的參照架構。那些特色的小心編排應視為一個慈幼會士身份的權威樣本，鮑思高神父告訴我們，直至我們珍惜和愛護這些特色，我們在教會內的聖召的將來才得以保證，然而若我們疏忽它們，修會將面對完全的消滅》。³²

會憲第 18 條的題目是「工作和節制」，呈獻了兩件事：慈幼精神「不可分割」³³ 的主要元素，和《慈幼會的警句和標記》。³⁴《鮑思高神父說，我們配帶著這兩件武器，我們將贏得每一件事和每一個人》。³⁵

關於 GC27 的主題，可以說是代表慈幼會怎樣明瞭和實踐「福音的徹底性」，《它每一個時辰、日復日地將我們的信、望、愛三德的理想和動力具體化》。³⁶ 鮑思高神父只想創立一個修會，它的修道人是「捲起衫袖的」和「慳儉的模範」。³⁷ 會憲的文

³¹ E. VIGANO *Be on the watch with your robes hitched up*. in AGC 348, Rome 1994, p.26.

³² E. VIGANO, *The Salesian according to Don Bosco's dream of the ten diamonds* in AGC 300 Rome, 1981, p.5.

³³ E. VIGANO, *Interioridad apostolic. Reflexiones acerca de la gracia de unidad como fuente de la caridad pastoral*, CCS, Madrid 1990, p.68; cf *Don Bosco, saint* in AGC 310 Rome 1983, p.14.

³⁴ MB XII, p.466.

³⁵ DON BOSCO, *Lettera di a Don Giuseppe Fagnano*, 14 novembre 1877, in E. CERIA, *Epistolario*, Vol III, Torino 1959, p.236.

³⁶ E. VIGANO, *Don Bosco, saint* in AGC 310 Rome 1983, p.14.

³⁷ L. RICCERI, *Letter to Salesians* in AGC 269, Roma 1973, p.41.

本這樣說：《工作與節制是本會昌盛的秘訣》；³⁸《追求舒適和安逸卻會導致本會喪亡》。³⁹

《為鮑思高神父來說，工作不單是以活動打發時間，甚至筋疲力盡，而是將自己的能力和時間全獻於使命》，⁴⁰《它是成聖的一個方法》。⁴¹《會士履行使命，勤謹不倦，凡事簡樸有度。他深知自己的工作與天主的創造，也就是與基督合作去建設祂的王國。節制之德使他心純意正，守身自愛，並且保持心靈的安寧。他不尋求特殊的刻苦，卻接受使徒生活上每天向他的要求而作出犧牲：為了榮主救靈，他常樂意忍受寒、暑、饑渴、辛勞和恥辱》(憲 18)。

「慈幼會士的生命計劃」一書在評論這條會憲時這樣說：「會規文本首先突出了工作與節制在修會的生活和使命裡的角色。為鮑思高神父來說，它們有如生命的計劃（是一個安放在「與我靈取其餘」旁邊的「口號」）以及對將來的保證。⁴²

它繼續說：《在我們的傳統裡，工作與節制兩者緊密相連。在十鑽人的奇夢裡，在兩肩上的鑽石(工作與節制)似乎支撐著這人的外竚。在慈幼會士的結構和宗徒生活裡，工作與節制不能分離：它們在動機和支持上有互補的功能。生命的現實在一方面徵召積極努力，而在另一方面則要求捨棄，一邊要投身，另

³⁸ C 18 – MB XII, p.466.

³⁹ C 18 – Cf. MB XVII, p.272.

⁴⁰ J. VECCHI, *Spiritualita salesiana, Temi fondamentali*, LDC, Leumann 2001, p.101.

⁴¹ L. RICCERI, *Work and self-restraint* in AGC 276, Rome 1974.

⁴² *The Project of life of the Salesians of Don Bosco, A guide to the Salesian Constitutions*, Rome 1986, p.216.

一邊要克己。

我們應注意，從慈幼觀點來看，「工作與節制」代表一個正面的現實。**工作** 可以推動人，刺激他的創意，促使他達到某種自我肯定，以及催使他入世，舉例說，慈幼工作的性質是敏捷、自然、慷慨、主動、不停更新、以及與人與主結合。**節制** 這德行導人自我控制，是其他溫和節約德行賴以轉動的「鉸鍵」：自我克制、謙虛、溫和、仁厚寬赦、端莊、節酒和禁食、經濟和簡樸，以及緊縮節儉，這一系列加起來構成自我控制的態度。這樣的節制變成一種準備，為了能夠使人接受日常工作許多的困難和不愉快的要求…… 韋甘諾神父這樣說：「節制不是我們放棄的總和，而是牧民和教育愛德實踐的增長」。⁴³

指出工作與節制兩者的關連似乎是重要的。工作應該有一種靈修的幅度，凌亂的工作會製造緊張不安，這是應該避免的；自我紀律和有足夠休息是需要的。同樣地，節制不只靠意志的努力來避免危險，它與奧秘拉上關係，換言之，它與使命攜手而行。

若要在鮑思高神父的生命計劃：「與我靈取其餘」以及這句慈幼口號：「工作與節制」之間找一個連系，我們可以說，工作是慈幼奧秘的可見記號，表達了對靈魂的熱情；節制則是慈幼靈修的可見記號，表達了「取其餘」的意思。在這裡我們也可看到 GC26 與 GC27 之間的延續。

⁴³ *Ibidem*, quoting E. VIGANO, *An evangelical project of life*, LDC, Turin 1982, pp.118 ss.

工 作

鮑思高神父看重工作是出了名的，按照亞爾拔都·加維里亞神父的話，他這個著重甚至到達「醜聞」的程度。

鮑思高神父曾這樣說：《這裡有一個聖人的醜聞：他說「讓我們工作」更多於「讓我們祈禱」》。⁴⁴ 事實上我們可以找到很多他鼓勵人工作的語錄：1877 年他在亞拉斯奧向母佑會修女致詞：《當我探訪你們修院時，有人告訴我你們工作繁重，有大量的事務要做，我覺得放心了…… 那裡有工作，那裡就沒有魔鬼》。⁴⁵ 另一次他說：《一個慈幼生活的候選人必須愛工作…… 如果你加入修會你不會缺少什麼，但你必須工作…… 如果他只想游手好閒，那就不應加入……》。⁴⁶ 為此他提供給慈幼會士《麵包、工作和天堂》，同時他說：《何時一個慈幼會士在為靈魂工作盡力至死，那就可以說修會獲得了一個大的凱旋》。⁴⁷ 他不因疾病而死，卻可說是因工作致死：他「因工作太多而力盡筋疲」，這是照顧他的醫生說的。⁴⁸ 引用這幾句語錄是要使我們肯定工作，那是慈幼會的徽章，是我們本質特色的所在，帶領我們到我們的根源。

為了這個緣故，鮑思高神父認為那些飽食終日，無所事事，被稱為「飯桶」的人是不能加入修會的。換言之，那些缺乏主動的人，懶惰閒散，不懂勤力工作，為我們慈幼會士來說，這是一個聖召辨識的準則。

⁴⁴ Cf. E. VIGANO, *Un progetto evangelico di vita, oc.*, p.102.

⁴⁵ BM XIII, p.89.

⁴⁶ BM XIII, p.333.

⁴⁷ BM XVII, p.250.

⁴⁸ Cf. BM XVIII, p.424.

我們明白，一面倒強調工作，一如有人斷章取義地引用幾句鮑思高神父的說話，可以被利用來支持一些會士某種並非罕有的行為，他們過度集中於「自己的」工作，使工作甚至是宗徒工作，成為奉獻生活唯一的因素。這不是鮑思高神父的想法。他把工作聯繫於「與天主結合」，以及聯繫於一個從第一代慈幼會士開始的傳統，鑄造了「聖化工作」的詞語。⁴⁹ 工作是「宗徒使命」。如果我們看不見誰是那一位以聖神的力量派遣和支持我們的，以及什麼是使命的目的，我們會把工作變成一個「偶像」的危險。所以不是任何工作都是宗徒工作。

「自由自主」的工作不是我們慈幼會士的特色；相反地，我們被召「一起生活和工作」(憲 49)，我們清楚知道這並不表示我們會時常在同一地方、同一時間「並肩工作」，而是照著一個大家一起支持和驗證的共同團體計劃工作，因為「在兄弟般的情誼中…… 我們矢志對使徒工作共負責任、分享經驗、共同策劃」(憲 51)。就在地方團體和會省團體裡，我們貢獻自己的精力。

附加一點，就是關於工作的「專業方式」和責任感，理應伴同我們每一種工作，我們稱為「宗徒」工作的更應如此。一個「差不多」、即興而作、單調地重複而不再適合我們工作對象的做法，以至厭惡反省和計劃，都不是「宗徒熱情」的表記，而只是「疏懶」。

習慣地和會士及在俗人士商量，找出一些可能的目標，在籌備階段投放時間，作細心及準確的評估，在經驗的光照下修訂

⁴⁹ Cf. J. VECCHI, *《When you pray say: Our Father ...》*, in AGC 274, Roma 2001, pp.33-39.

改良，考慮修會及本地教會的建議，小心承認時代的徵兆，善用人文科學提供給我們的方法，這些都是可做的事，顯示出我們在工作上認真和誠實的態度。

韋甘諾神父在這題目上的反省，仍然是有效和到位：《我們是來自貧窮，來自工人階級的文化，而這是天主的計劃，因為我們是為窮人和工人階級工作〔……〕我們處於新文化的破曉，它受激發於工作的世界；現在是科技的時辰，工業的世代，其中工作佔了中央的位置。所以，當我們談及我們的工作時，我們應感覺自己是「先知」而不只是「靈修的人」。我們應深入及詳盡地來講論工作，它不光是關於行為的正確，更應是一項宗教預言，那裡應有相當的靈修空間，為今天的人有著一套整全的見證，在福音的意義上為工作的世界有所裨益》。⁵⁰ 正因如此，像以前說過的一樣，鮑思高神父知道如何回應他那時代的教育和社會需要，他以想像創新的方式，**透過工作及為工作**而作出適切的教育。他使工作變成教育的方法，成為生活的一個方式和生活的一部分。⁵¹

明顯地我們有興趣反映信、望和愛如何激發慈幼會士以工作去改變世界，及成為教會裡一個偉大的工作者。從這個觀點看，給予慈幼會士身份的不是任何職業，而是作為一個奉獻宗徒的聖召；所以我們談論「慈幼會士的工作」的「專業質素」是不足為奇的，因為這是透過工作與使命的關係來觀看的，這種工作按照慈幼會的風格是教學性的、牧民的、教育的、既擁有資格，又因有人文科學和神學門徒的支持而得到更新。《小心以純

⁵⁰ E. VIGANO, *Un progetto evangelico di vita, o.c.*, pp.106s.

⁵¹ Cf. P. BROCCARDO, *Don Bosco. Profondamente ummo, profondamente santo*, LAS, Roma 2001, pp.119-120.

樸及溫和有度去做好每一件事》。《這種工作對塑造慈幼會士的精神人格有所貢獻》。⁵²

事實上，慈幼會憲指出，慈幼會士以他的工作參與天主創造的工程，使世界更為人性化，也在救贖的工程中與基督合作。慈幼會士不但以職業鑑別自己，最重要的是以他的聖召認明自己。這就是會憲 18 條所說的《勤謹不倦》，意思並非說不閒靜，或活動主義，而是要我們為拯救人類及聖化自己而投身宗徒工作。

不論是神父或修士，工作的靈修及投身是每一位慈幼會士的特色。工作是共同神恩身份的面貌。另一方面，慈幼奉獻聖召的兩種形式，主要在於神職或非神職的範疇，有它自己從事工作的特別方式，但不會因此而排除另一方面的工作方式。正因如此，不論是那一種聖召形式，每一個慈幼會士都不會厭惡手工的操作，諸如照顧會院，使教育環境美麗得體，以及教導青年從事手藝。

節 制

評論十鑽人奇夢時，韋甘諾神給了節制一個深入而追上時代的解釋：《它應被明瞭為自我控制，適度調整自己的傾向、本能和情欲，處事合理，切斷世俗羈繫，不逃離沙漠且留下與人在一起，控制自己的心，立足在這個世界而又不屬於這個世界。這種節制是生命的基本態度，是自我控制的態度……神學傳統稱節制為「四樞德」之一：它是一個樞紐，其他互補的自我控制的態度都緊緊其上。事實上，以下的德行都環繞著節制的中

⁵² J. VECCHI, *Spiritualita salesiana*, o.c., p.102.

央核心來旋轉：貞節，相反於情欲的傾向；謙虛，相反於驕傲的傾向……；溫和，相反於火爆的脾氣……；仁厚，相反於某些殘暴與報復的傾向；端裝，相反於展露自己身體的虛榮（時尚服裝！）；節酒與禁食，相反於飲食過度；經濟與純樸，相反於浪費和奢侈；於生活上刻苦節儉（像斯巴達人），相反於舒適安逸的誘惑》。⁵³

基本上，節制是**基督徒的靈修** (asceticism 或譯苦修，修行)，這靈修卻不被今天的社會所欣賞，因為今天的社會強烈受制於享樂主義和道德相對主義，奉自由之名拒絕任何局限，以及因自然及自然觀念之名，認為靈修是一種疏離的神經病。缺少靈修是拒絕天主的結果和表達。基督徒靈修的意義、證明和豐碩的果實，乃來自忠於基督死而復活的奧蹟。

我們不應忘記，在最貧窮的人們中工作，接近那些受苦的人，這許多男女老幼的《喜樂與希望，悲傷和憂慮》，⁵⁴ 他們的掙扎求生，強烈激勵我們拒絕各種安逸、自在和舒適的生活方式，為我們自己及我們的團體，甘願地滿足於生活只限於必須品，節制、慳儉地生活。窮人可以成為我們的「教育者」，因為每一日他們都要求我們忠信於我們所作的承諾，就是為他們付出整個生命。

誠然，靈修《應相連於一個人生活的時代的文化人類學。因此，今日的節制應考慮關於人的新觀念，人文科學的新發現(尤

⁵³ E. VIGANO, *Un progetto evangelico di vita, o.c.*, pp.119s. Interesting is his application of temperance, in addition to work, to fraternal life, to one's personal life style, to prayer and to contemplation, which is found in J. VECCHI, *Spiritualita..., o.c.*, pp.105-106.

⁵⁴ VATICAN COUNCIL II, *Gaudium et spes*, n.1.

其是心理學)，人身體存在的特色，關於性的深邃價值，人格本位化的過程，多元化的現實，團體幅度的重要性，以及社會生活的要求》。⁵⁵

所以，一個基督徒的靈修，它考慮靈魂與肉體的和諧整合，讓人們能夠開放於奉獻的愛；它能夠讓人以基督徒的方式來處理新時代所帶來的緊張：「壓力」、工作的單調、關係的表面化和膚淺。在這個嘈吵的文明裡，我們需要一種清靜的靈修，在過度豐富的資訊中不致迷失自己。一個知所約束，帶有紀律性的靈修，是連繫著社會傳意、睡眠、休閒、食物、五官的感受等等…… 量度靈修的價值，不在於捨棄引致的痛苦，也不在於所付出的努力，而在於實踐愛德上所作的進步，或在於其福音風格的有效性。有如歷代的靈修者一樣，鮑思高神父著重身體刻苦與祈禱的主要關係：「不會刻苦自己身體的人也不會祈禱！」節制是聖德所必須的，正因為它產生精神的自由，使我們準備去愛，甚至愛到極點。

反思鮑思高神父的靈修，超越他那個富特色的環境，對今天仍有很多特別的啟發。鮑思高神父是一位神聖的教育者，知道如何使自己受人愛戴，這是他實踐節制到達了一個英豪的程度。當鮑思高神父派遣盧華神父去美那比露當年青的院長時，他要求盧華神父的是：「研究如何使自己受人愛戴！」這需要一個來自節制的強勁的靈修。⁵⁶ 為鮑思高神父來說，這要參看「與我靈」的奧秘，因為它是教育裡的一項紀律，把自己作為愛的禮物：「主，使我以節制的禮物來拯救青年！」因此，慈幼節制

⁵⁵ E. VIGANO, *Un progetto evangelico di vita*, o.c., pp.125s.

⁵⁶ Cf. E. VIGANO, *Study to make yourself loved*. Commentary on the Strenna, Rome 1984.

應是歡欣的、每日如是的、仁愛的、簡樸的、聰明的、英豪的、愉悅的，它可以在慈幼會士平靜的、容光煥發的、快樂的臉上看到。

3.3 使主題具體的必須條件

為了讓我們更容易使主題具體化，達到 GC27 的目的，我們需要遵守一些要求，啓動一些程序、鼓勵心態的改變，和作一些結構的改變。

要啓動的程序

GC27 所提議的宗旨是幫助每一個會士和團體忠信地活出鮑思高神父的宗徒計劃，那就是說繼續強化我們的神恩身份。

這將使我們的慈幼奉獻聖召成為可見、可信和結出美果的。它能夠使我們把慈幼生命建議給青年，作為一個值得採取的生命計劃，把聖召的果實帶給我們的臨在。

面對這些目標，我們要優先實行一些程序，它們是基本的途徑，幫助我們達到這些目標。

第一個程序是關於今天我們活出 **慈幼奉獻聖召** 的方式，就是以統一團結的恩寵和喜樂、對福音的徹底性和對我們工作與節制的特別表達作出見證。

第二個程序是關於 **對鮑思高神父的知識**，它應不斷地增長改良，使它在個人和團體上，作為我們靈性生活和牧民活動的啓發性的動機。

第三個程序是 **對會規會憲具有生活的、個人的、團體的態度**，它們是鮑思高神父的宗徒計劃，也構成我們的神恩身份，要我們忠信地活出來，並喜樂於我們的聖召。

要改變的心態

在這裡我們重新拾起那些已在機構及個人挑戰裡所描寫過的態度，它們應有所改變，以活出聖召及實行使命。

我們最需要注意的是 **本身的文化和其他眾多的文化**，為的是創造一個共同心態，把握文化挑戰所給我們帶來的機遇，特別是關於後現代的文化、本地化、文化之間的關係，以及俗世化的現象。

還有的是 **教會的挑戰**，需要進一步的考慮，使能找出方法來回應新福傳的要求、奉獻生活的更新、克勝相對主義。

要小心地增加 **修會文化**，特別是關於培育，它要求認真的聖召辨識和有效的個人陪同；關於牧民活動應分享同意的準則；關於會士、青年、在俗人士的領袖培育。

最後是在 **個人水平** 上的心態改變，使能孕育出能力，以克服各種不同形式和風格的個人主義；深化奉獻生活的身份，達致感性、性欲和情感的合理和成熟。

要改變的結構

我們需要作一些結構的改變，就是關於我們生活的方式與我們的組織，以便達到 GC27 的基本目標，亦即使我們能真正圓滿活出鮑思高神父的宗徒計劃。

最重要的是我們 **團體生活** 的風格和組織需要改變，它需要強化，確保成員的人數和質素，在團體和工作之間取得平衡，簡化事業的複雜性，把角色重新定義，重新設計各種臨在。

再者，需要改變的是 **團體院長** 臨在的方式及他如何扮演這角色。我們要確保院長的質素，為培育初期裡所有的會士要準備「領導才能」，使院長能夠執行陪同的任務，幫助他們策勵和推動修會團體及教育牧民團體，保證他們得到幫助，使他們能克盡基本責任。

最後，管理 **人力資源** 的方式要改變。我們要強化“共同投入”和“神恩性”地運用資源，找尋新的力量，增加慈幼大家庭的意識，孕育在俗人士的共同合作，確保我們在區域裡的臨在得到神恩性的發展。

4. 結論

親愛的會士，在結束這封召開 GC27 的信函時，我邀請大家，以及所有團體和會省，從現在開始栽培那些有利於將「工作和節制」變成具體事實的態度和氣氛。這樣我們可以「見證福音的徹底性」，一如教會、社會和青年所期望，以及在福音的精神內回歸到主要的事項，這福音精神是鮑思高神父多麼愛惜和願意得到的。

這是我們給予別人的可以信任的回應，就像我在幾個月前寫信給我的初學生，他希望我們的日常生活不致於妨礙耶穌所收的門徒和宗徒，他們準備好見證福音的徹底性。問題是年青人來到我們的團體，肯定及積極於他們的聖召，而卻有不一樣的

修道生活的經驗：這經驗與他們接受的聖召策勵和在初期培育所感到的並不吻合。

有人願意使自己合理化，所以說：有時年青人為奉獻生活製造了一個理想化的形象，而這樣的生活在事實上並不存在。然而，當他們聽到貧窮、貞潔和聽命時，或被召親自去實踐「耶穌聽命、貧窮和貞潔的方式」時，他們期望一個對耶穌忠信的跟隨，以及一個對耶穌慷慨的效法，一如初期教會的衆多男女一樣，他們對上主着了迷，放下一切的人和事，成為祂的門徒和見證。

問題通常是：《有否可能活得像基督呢？》這肯定不是字面的問題。它出自我們對奉獻生活所投射的形象，透過我們生活的風格(食物、飲料、衣服、時間的運用等)、我們祈禱的經驗、我們在團體內的人際關係，我們的獻身以及我們實踐使命的專業方式折射出來。我們有些會士及團體的確很快樂地生活——大方、忠信及表現了福音的徹底性；但另一方面有其他人卻過着自在的生活——自私、不關心別人、不關心青年或窮人。

明顯地，正因為我們最珍貴的是生命，我們卻不順從自己，放棄妻子、兒女、房屋，照自己的計劃來組織生命：在修會內將一切交付給基督，為貧苦和遭受遺棄的年青人獻身。這一切是值得的，只要我們認真於我們的獻身，忠信地在自己身上複製祂的形象和做祂的証人。我們不可以將修會縮減為一個社會或牧民的機構。我們是一個家庭，不是生於血肉，而是生於聖神，祂召喚我們在一起，聚集我們於基督門徒和宗徒的團體，追隨鮑思高神父的步伐為年青人獻身。

一如往昔，天主召叫我們在慈幼生活內達致聖德。如果我們

生活有如基督，有如我們摯愛的會祖和慈父，帶着大喜樂、吸引力和微笑的臉，也帶着偉大的福音的徹底性，表達於「工作與節制」中，這一切都是可能的。

我們漸漸走近會祖誕生的二百週年紀念，當那日子到來，我們一定會恢復作為慈幼會士的喜樂、積極樂觀和自豪，我們要在今日的青年面前，誠實地展現我們聖召的美麗。

我向瑪利亞，無原罪進教之佑，委託這個 GC27，而最重要的，是將你們每一位親愛的會士委託給她，我以基督耶穌的心愛你們。

5. 向聖若望鮑思高禱文

GC27 一方面是我們摯愛的慈父和會祖誕生二百週年紀念預備期的到達點，另一方面是修會歷史新時期的出發點，我請你們為 2012 年至 2015 年的三年期使用這篇向鮑思高神父禱文。相對委託於瑪利亞進教之佑的晨禱，這是一篇晚禱。

聖若望鮑思高，
青年的慈父和導師，
你溫順地接受聖神的恩寵，
以開放的態度面對時代的一切，
全心全意，服務青年，
尤其那貧苦弱小的一群，
那是天主的大愛和特別眷顧的記號。

請做我們的嚮導，引領我們走主耶穌基督友誼的路，
使我們在祂和祂的福音內
找到生命的意義，
找到真正快樂的泉源。

請幫助我們慷慨回應天主的聖召，
使我們在日常的生活
成為團體的建造者，
以熱誠的心合作，
並與整個教會聯合在一起，
一同創造一個愛的文化。

請為我們求得恆心之恩，
按照真福八端的精神，
活出一個高水準的基督徒生活；
亦請賜給我們，在瑪利亞信友助佑的帶領下，
終有一天，我們與你一起
共聚於天堂上的大家庭。亞孟

總會長查偉思神父

（張冠榮修士譯）